

寻觅

◇ 蝴蝶

年关越来越近
一颗辛苦忙碌的心
却时常回到儿时的院落
在那些旧时光里
寻寻又觅觅

那方厚实的枣木案板还在
它静默在一处墙角里
上面已落满尘埃
它是否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曾经的曾经
每到年关
母亲和她的儿女们
围坐在厚实的枣木案板前
用雪白柔软的面团
虔诚地捏着祭神的枣花馍
包着香甜的豆沙糕
在欢笑嬉闹声里
比试着搓麻花的手艺
谁的更精细

老屋窗前的那台缝纫机
还是旧时的样子
机头上罩着一个厚实的大纸箱
在许多许多个年关之夜
我的梦是沉入它轻快的哒哒声里

曾经的曾经
母亲有多少次通宵达旦的踩着它
为儿女们赶制过年的新衣
那一双因困倦而变得通红的眼
一看到熟睡如花的儿女
立刻又泛出慈祥幸福的笑意
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
是那时最美的催眠曲

曾经的曾经
父亲坐在堂屋的炉灶前
往火红的炉膛里添着柴草
火光一闪一闪
剥去了父亲平日的威严
也赶走了生活的清苦与艰难
锅中 食物诱人的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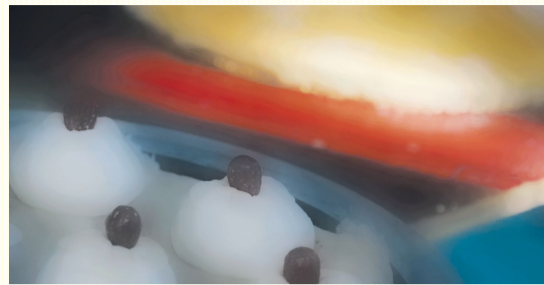
在炉火的催促下
奋力的顶开锅盖
跑得满屋子都是
他的儿女们瞪着乌黑闪亮
的眼

耐心地等待着
一块肉在锅里软香油亮
然后 摆在祭神的贡桌前
然后 滑入儿女们满是馋虫的肚子里

曾经的曾经
在大年三十
四四方方的院落里
父亲和母亲会带着一群儿女
用谷草扎一根巨大的火把
火把上插满青翠的柏枝
夜幕降临
一家人燃起火把
用冲天的火光和柏枝
哗哗啪啪的爆裂声
来驱赶传说中那个叫年的怪兽
那样庄严而又神圣的时刻

我怎会忘记

曾经的曾经
那些美好温馨的画面
总会在年关的时候重现
一年又一年
我用时光的慢火
将它们一遍又一遍的熬煮
当我发疏齿落的时候
这些美好的记忆会浓缩成一块蜜糖
我品尝着这蜜糖
用一双昏花的老眼
向时光里遥遥的 遥遥的回望
嘴里的蜜糖依旧如此甜蜜



相亲

◇ 力郎

对社会对生活总有不谋而合的见解,特别对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或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爱不释手,每次谈及总有说不完的话。

高明计划把相亲的事告诉“水中望月”,希望对方给自己参考一下,没想到看到这样的留言,感觉心里有些酸楚,也许对方和自己一样,遇到不顺心的事。高明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到认命吧,这就是自己的命运,走到哪步算那步。

听老妈讲,这次找的女朋友也是大学毕业,在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又和自己年龄相当,全家人都有正式工作,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高不成低不就把自己耽搁了。高明听罢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咱这样的家庭咋能攀得上人家。老妈说孩子你也不小了,我找人给你算过,说你命里有富贵,说不定这就是缘分,赖好去试试。高明心里说这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哪会看上咱这一穷二白的农村人,就借故说浑身难受不想去了,老妈一听就开始抽泣起来,高明不忍心看到年迈的老妈为自己的婚姻再伤心就答应下来。

湛蓝的天上挂着几朵疙瘩云,邻居吆喝牛羊的粗野叫声和儿童嬉闹的说笑声汇合的欢快交响曲,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么亲切,高明觉得还是老家好,比起杂音糟乱的车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高明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和老妈搭车去了县城,介绍人是高明母亲的远房表哥,高明叫舅,受高明老妈委托给高明找媳妇,说是对方只要愿意,全家砸锅卖铁都没有二话。

舅看着帅气的高明不住地夸赞,说几年不见已经成为大小伙子,还上了大学找下工作,真是有出息了,就领着高明去了女方家,叮嘱高明不要自卑,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信心,这个姑娘也想找个称心的男朋友,说是不管条件如何,只要能和自己谈得来,有共同语言就行,你不是大学毕业吗,说不定能谈到一起。高明心里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紧紧跟在舅身后。

豪华的家庭装修,让高明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大英寸平板液晶电视镶嵌在玉石般客厅墙上,纯天然大理石茶几能照出人的影子,真皮沙发是那么柔软,头顶上各式灯管泛出橙红色光柱,给人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让他这电子专业的高材生暗自惊叹,这种家庭装饰只在电视上看过,真让自己受惊若宠。

在舅的指引下高明见到对方父母,两位老人一举一动和年轻人一样利索,急忙让坐,递上茶水,微笑着上下打量着高明,说了几句客套话,示意高明去另一个房间和姑娘单独聊聊,高明感觉人和人的距离真是天上差到地下还要打口井,心口突突乱跳,脚下像踩着云朵,脑海里嗡嗡作响,带着满腹疑惑走向姑娘的房间。

门开了,一位身材苗条披着长发的姑娘站在面前,淡淡的香水味裹着女人特有的体香扑面而来,高明一下子懵了,这那是自己这种人能攀起的高枝,既然来了就随便聊聊吧,不行就算了。高明不停地给自己鼓劲,一边安抚紧张的心情。姑娘出落大方彬彬有礼,赶紧给高明让坐拿水果,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成熟女孩的特殊韵味。

相比之下,高明显得有些腼腆,两只手不停地胸前揉来搓去,不知道说什么,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头绪地说起来,一会说个人阅历,一会又谈个人爱好等,似乎是在完成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忽然,高明瞥见姑娘床头柜上有本《河东文学》杂志,就顺手捞起来浏览,有篇《广厦》的小小说引起他的关注,有几处段落下面批着密密麻麻的娟秀小字,让他想起以前和“水中望月”聊《广厦》的开心,不由的咧嘴笑笑,姑娘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显得不好意思,忙问你笑什么。高明说你喜欢这篇小说?姑娘羞涩地点点头,这下似乎是找到一个共同话题,俩人也不再那么拘谨,就敞开来闲聊起来。高明说我也喜这篇小说,主人公大高和秀的相遇让人感动,虽然没有住进高档宾馆,但是爱的很真,要是能找一位这样的伴侣就知足了,生活虽然还不富裕,但俩人能坦诚相待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姑娘不好意思地说我在网上也有一位这样的朋友,虽然没有见过面,但那人很诚实,只是没有缘分相见。高明说就是,

我也在网上认识一位情趣相投的朋友,也没有见过,可能是没有缘分吧。俩人一下子怔住了,有种欲言欲止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

短暂的沉默过后,高明不无感叹地说现实和梦想总是有很长的距离,不知道你心目中的那位白马王子是什么样,姑娘不无感慨地说,我只知道他网名“风尘仆仆”,可惜没有见过面,高明心中一惊,难道你是“水中望月”,俩人同时惊叫起来,互相用手指着对方哈哈大笑起来。

舅和女方父母在客厅品茶闲聊,不知不觉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女方父母不住地点头,脸上表情不再是来时的春风满面,像要下雨的样子有点阴沉,似乎对今天的相亲顾虑重重,毕竟农村和城里是有很大差别,高明只是一个打工仔,以后还要买房买车呢。屋里俩人聊得正欢,女儿被老人叫声打断,高明明白其中的意思,极不情愿地结束了今天的谈话。走出房间的时候,女方父母少了几分热情,高明礼节性地叫着“叔叔、阿姨”,就和舅离开了。

晚上,高明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着今天相亲的每个细节,不由的唉声叹气,回想着《广厦》中大高和秀如此相爱的情节,只能感叹命运的不公,回味着以前和水中望月的开心交流,真是一肚子抱怨无处诉说,闷闷不乐一直抽烟。

手机响了,高明心里正烦想都没想直接挂了,没几分钟又打过来了,高明才勉强按了通话键。话筒中传来甜蜜问候,帅哥你好,我是今天和你见面的珍珍,你生气了吗?不要见怪啊!我爸妈就是那样的人,每次相亲都要挑三拣四,非要给我介绍有钱的人家,我也见过不少的阔少,不是花言巧语就是动手动脚,反正没有一个像你文质彬彬,我们以前就在网上聊过,只是没有见过面,想不到今天会成为我的相亲对象,我也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已经和父母沟通了,他们让我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这也许是我们前世注定的姻缘,你就是《广厦》里的大高,我是秀,不图什么富贵,只求今生相爱。

高明满腹的郁闷一扫而光,对着水中望月头像流下自己也说清的眼泪。

家里又来电话催高明回去相亲,高明因为工作不称心情绪有些低落,无心谈及个人的大事,随便应了几声就挂了。

老妈每次来电话总是反复唠叨,不停在说你是咱家十亩地里一颗独苗,眼看已经三十多了还没成家,我和你爸一把年纪了身体也不如从前,咱村和你同岁的伙伴孩子都快十岁了,你不着急我都替你着急哩,再拖哪里还有这么合适的姑娘。高明每次一听这话就敷衍一下,说几句逗老妈开心的话就挂断电话,然后狼劲抽烟。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早应该考虑个人的婚姻了,可是有太多的不顺心像藤条般纠缠在一起让他欲罢不能,只能顺从命运的摆布。

晚上吃了饭,高明拿起手机在微信上发了一个问候表情,想对网友“水中望月”说说心里话,每天这个时候是俩人最开心的交流时间,可是现在对方没有任何回复,只看见一条留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心情像揉碎的麻花撒落一地。

与生俱来喜欢文学是命里注定的情缘,却听从别人的建议神使鬼差地上了电子专业,说是热门行业好找工作,这成了高明心中无法解开的“死疙瘩”,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企业,整天对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电器原件像个机器人一样穿梭,对文学的热爱只停留在对某些作品评头论足或写点心灵感悟类的小文章聊以自慰。因为没有专业的文学修养,无法写出像样的文学佳作,像只无头苍蝇四处碰壁,心里十分压抑。眼看着年龄不小了,也没有合适的意中人,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上网聊天倾诉心声就成唯一消遣解闷的好去处。

一年前,高明和一个“水中望月”的网友聊得十分开心,也许是生活经历相似吧,